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一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與章子厚書

與李方叔書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梅直講書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

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泊然而笑曰曰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天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

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駟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軾

軾得從宦於西堂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款而柱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

愚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來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辨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首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金甌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

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藥錢十千可辨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遽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金甌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摘廢賊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入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以區區議之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

償之於稅繒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并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甚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

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側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求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將首行五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軾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

者三司使章敦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敦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况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矣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權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

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惟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象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迫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暮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之至於節口弁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

俗必不如往日之嗜賦也而望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盜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資修築教瘦之外矣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畏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此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

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也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于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魯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騰之書因事自顯貞古今之異事 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六所賜書教一通行草欄然使破旣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

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
得復為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
時終莫能決輒復彊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
古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 聖天
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下肖之軀未死之間猶
可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進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
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
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
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
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
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

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
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
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
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
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
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
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
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遂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
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
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
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得書尋適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願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上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闕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充間欲使人揖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埭村有桂棊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効以刑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裴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裴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裴必有以自効今已去奈何軾語裴但盡力不可以自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裴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又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裴言不緣軾

方欲具始末奏陳裴所以盡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裴又遣人至英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相示原裴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雖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勢勇如裴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裴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拔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葺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裴也此事至微未公執政大

臣豈復治此但隸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人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不任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治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眾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治每戶點集治夫數十人持劫搶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自桂漿事輒復及之秋冷伏異為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北日履茲秋暑起居住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

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又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父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其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真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接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言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

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廼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懼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顧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上中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來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

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陳澆頗有奇氣此二者者豈堂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相覓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臣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大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人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大宋文鑑卷之十一
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
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
觀賢人之光雖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
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聞將歸益殆其
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一十八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一十九
書

代韓愈答抑宗元示浩初序書

上邵不疑書

與趙大觀書

與呂微仲書

答橫渠張子厚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謝人求哀辭書

上林秀州書

與秦少游書

王令

王令

張載

張載

程顥

程頤

程頤

林希

陳師道

陳師道

上曾樞密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陳師道
王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
雄辯疆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古者也其間
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皆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
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
讀而駭之不知貞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貞子厚作然
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
序稱淳暑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顛然不與孔子
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
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次次第配類莫不
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

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義也故受之以恆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
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而皆不若淳圖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
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淳暑氏夸誕率合於
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
萬一偶禍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
桀誅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
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

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技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淳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反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淳圖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淳圖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豕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令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徇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徇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

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之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千百也不然則孔佛不相為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以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受官不能事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為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完而暴鏹之謂為毀也可矣其從

來不為器者是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
氏之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烏知其
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孟子謂夫人豈
不仁於西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
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且行之
笑伐彼善而固為我異愈肯自為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為之也
子曰道不遠人為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為聖人不得斥者果信
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上邵不疑書

王 今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象蜀里之
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
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

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
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
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
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在耶世之藏珠
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素完之
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
敢講於人久矣嘗聞閣下其所好惡為與不為殆有異於世富貴
者而令雖不肖切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
閣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
則止矣此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
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散其所有以其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
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

與長世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為與不為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謂之而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脩慙免過弗能因無暇撰述空自言幕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迫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文

其弊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也為也辱問及之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所聞力所逮叔愛自尊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匆匆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平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令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允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

朱文鑑卷百十九
書
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
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
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廢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
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強詖
邪道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
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
簡見發狂言當為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開諭傾俟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熱矣尚何俟
小子之言然竅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
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
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焉可遽語
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興情順萬
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天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
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
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
為應迹物一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
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
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
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
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

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交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否俾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亡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荅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歛服歛服不第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布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兵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荅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荅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知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未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心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

盡其說庶幾有小指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符其要則離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之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一下有不復故言無次序一下有多注辭過煩矣理或未安請恩釋四字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 布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

紼之後使為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 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贊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饋以辨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

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蓋以貴不陵賤下不撻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將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以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僂符命惟閣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 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堂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

足以致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
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
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賞賤
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
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
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歟
段乘下澤侯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壤願因疾以聞焉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
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臯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閤下所
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
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又

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
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
定故也為窮則攫獸則北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
必眾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在滕之所
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與師積年
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
發者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
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
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
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
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
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居之憂之次也談者必

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遠引筆墨
所載宜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
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
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
初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壤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
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之從昔之
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為無
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盛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
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竭乏既旦視溪谷有水雪少年不
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考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
輩而下徧給坐者旦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
人斬不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

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
無之乎雖然軍消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
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為亂則無所不為如
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罪慳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
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
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
數今以拓上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
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
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也
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師者明其耳自而預為之備何
憚其來且慮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
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

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疆數
大入饒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
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盈大靈
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罷蓋先已之乎
若謂可矣制慮則漢取陰山匈奴近而慟哭開西城發兵事之故
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
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
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
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
欲肯若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
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繫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
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問之有州在橫山之上

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
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他才
可種蕎豆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饒一收爾銀州妙惟
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賊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
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
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
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
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叢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
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錯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
不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
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
師道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

部旅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為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法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于蠻西南事羗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下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令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此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反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資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予伏惟屬意焉

宋文鑑卷百十九

大宋文鑑卷之一百二十

書

上蘇公書

陳師道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孝宗

上張虞部書

豐稷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答李惟官書

張耒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已

上丞相魯子宣書

晁詠之

上蘇公書

陳

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范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交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酬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入湏文而後知誠如所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荊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荊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十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負不負耶亦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神理前所舉剝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慮慮所及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議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

之可也今為楊守而與穎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

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汎汎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况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切有疑焉設以我為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為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惟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學矣亦為世俗之事矣若形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剡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讎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

之方日用隕獲反覆于心無可柰何尚有一語可以為下執獻者
又皆蜀人之事昔子為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
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友而少
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為不少也求之吏事惟何
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
不知為何語也既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
公司馬溫公王荊公為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
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
公曰不然君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底文學止於潤身
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
吏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

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
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
天誓心曰自邇遇事不敢忽也迨令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
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
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
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簿說亦必自任吏能
或問之乃曰我處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
語邇近歲舜民謫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其碑陰
今又敢為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
其根性利鈍唯茲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
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隔幸亡以耆陋

宋文鑑卷百二十一
為忽非唯左右之為獻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 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為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

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九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實用也此何謂哉為閣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閣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為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為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即見信

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入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震部書

豐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

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 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動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

竒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竒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
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按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
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
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
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
蓋自建安以來好作竒語故其氣象赫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
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
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
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
年在夔州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
賓客妄謂不肖有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蕭元禮來告行
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略之

答李惟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又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
等謂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此來稍稍
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來不才少時喜為
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矣為能文則世自有人
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胥胥而忽持大軸細書
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謬為
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
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竒
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壞竒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
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
不善者抑來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竒哉能文者固不能

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

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不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至尊手書

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所惠各喜聆起居冲
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
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
公之心於此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聞奉浼儻以為然當有裨助
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進日錄
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為誣為之書也公
熟閱之當盡見其誣為之書也不知其為詆謗之書也公精考之
當盡識其詆謗者昔嘗見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
命門人焚之辨焚他書以給公公殆下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
者至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第以
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黨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
明此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

實有至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伴此何言之
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瓦官折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
從其說至於立朝行己則是是非非焉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
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
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
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賓主夫天尊也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
堯之為君明此北面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少性
命道德為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
師也此何言之矣也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
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掌
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
妄為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

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求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 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 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因弊革故再親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滯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於 祖宗時如何廉恥之廢立於 祖宗時如何人才之

惡於 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 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惑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蠱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與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以此說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錄根本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誅舊疏早晚必有行遣決無輕怨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為祕之勿重期罪也

答李景夏書

鮑 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少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檐小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靖其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某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祿獨無媿耶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筦庫犴獄率兼領之尚規為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料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未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又必怠然欽止為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

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為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為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為天下者為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已生而守少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為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僥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慊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此者 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已嘗以其所

之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
謂其學之不苟也廼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
疏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已者抑何足
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
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已亦有有心
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上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

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人論天人之精
微窺機變之原本者蓋及乎此矣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
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
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
蹇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

其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權銖兩惟恐無贏餘以
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為職歛止私憂執事之怠也
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舉曾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
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為尤甚平居接盃酒
出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為道義陰為勢利尚多
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於歲寒之
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脩之高風而歛止非其人也乃幸
辱為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為左右之報冬候凜
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

行已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為之未嘗
認認為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

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為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大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禍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蓋數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

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李世賢者也德裕以謩揚李所薦亟與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而禍不乃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為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祇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願其將以復於人長折於

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遠邇天下歌之屈仰其惠故蒙護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死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其後快於我不顧將以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為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遷事變則禍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命果不可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朝堂論爭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旋發激知謀已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間負緣軍興以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事遂相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以望執事者

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士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無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為和氣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之術于以求富貴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違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於王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之明足以致是而詠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冒鈞聽俯伏待罪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啓

賀刁秘閣啓

楊

億

回穎州曾學士啓

劉

筠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

竦

免奉使啓

夏

竦

荅胡秀才啓

歐陽

脩

謝館職啓

歐陽

脩

與晏相公書

歐陽

脩

回文侍中啓

歐陽

脩

回諫院傅龍圖攀違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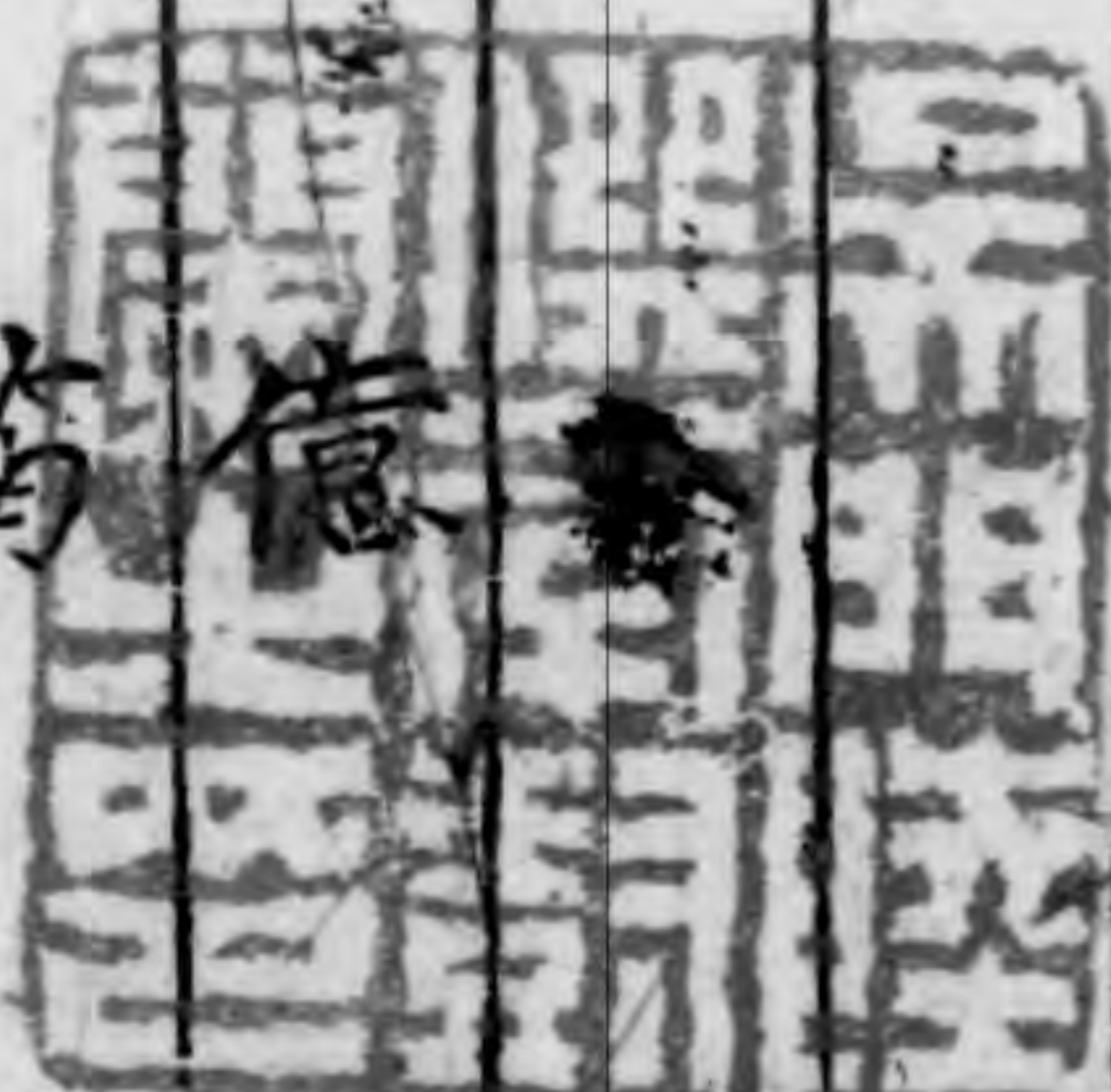
歐陽

脩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

脩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脩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 祁

賀呂待制啓

宋 祁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 祁

賀參政侍即啓

宋 祁

鎮府謝兩府啓

宋 祁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 淑

知陳州謝上啓

張 方平

上鄭資政啓

劉 敞

知東興軍謝兩府啓

劉 敞

上郭侍郎啓

王 安石

謝王司封啓

王 安石

謝提刑啓

王 安石

上韓太尉先狀

王 安石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安石

賀魏韓公啓

王 安石

賀致政趙少併啓

王 安石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謝知制誥啓

王 祁

謝相府啓

蘇 洵

賀歐陽樞啓

蘇 洵

通倅謝兩府啓

姚 闢

賀刁秘閣啓

楊 億

群王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該文史洞達天
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
文克分豕衣之非榮對鬼神之間允資鳴傳式副選掄恭惟某官
竹箭真姿天球祕寶一自翰飛南國便歷享衢奏賦梁園載居右
薦薦紳之所惟慕負展之所嘉稱群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
請益矧乃紫宸引籍紅旆行春循吏之謠益喧於十部望郎之選
荐歷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彌厚屬東求於髦碩用刊正於繡紉
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庭閣納書之選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
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談諧某限
符竹之所拘揖風期而尚阻願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穎川魯學士啓

劉筠

伏念福高至庸辱軀多病時於機用動涉背馳恥介寵以趨風耳

受嗤而擯迹向者起於將廢擢是無聞猥玷綸曹仍叅靈職帝言
郁積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當
涇刃乃金馬蘭臺名儒富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寔繁孰謂鯁生
更希殊進誠以衰門積疊諸寡食貧嚴助豈敢於直廬郝惜願補
於遠郡乘穰守之方闕荷堯聰之俯從聚疵本宗才雁歲簪豈期
優詔處移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適將叙款俄辱誨
函披贈錦之美詞徒知誘進示巽牀之謙旨殊匪為儀欣悚交懷
銘藏矣克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竦

伏審肅膺鳴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正秉彛清和懿
德經三聖之變紉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有翼曩屬先朝違裕
臣黨興姦密嘯群邪陰窺時柄允繫哲輔克殄凶謀防檢未萌澄

綜多辟虹氣由是霽止霄塗為之密清精貫三辰賴深百辟終以
浴聞飛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處遐裔孤節彌諒高揖自冲括
榮倅之交入言無間失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繼明巨慝感露
孤胤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譜入恊氣雲翔皇朝電照澄洗司制延
即舊臣眷惟襄贊之賢首被優深之渥慰藉良辱毗倚增隆表安
涕夷念深於王室謝傳憂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
於密勿至公來復有識相歡薦紳攢耳以聆風斯文聯冊而刊美
洪惟高範絕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奔走
道周俱私慶於單危將來歸於延鑄

免奉使啓

夏 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幣寔濟空拳然
念願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

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休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筭館接
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官之大旆戴三事之
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
商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
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哉

答胡秀才啓

歐陽 脩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材較執則下或銜已而忘
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
為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
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
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
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

雖爾初也理將後得必也位官學古為政臨民當欲訟而平心視
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以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青之何患
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
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鑑之惠但漸淺識惟竭力
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謝館職啓

歐陽 脩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有文籍之初六
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
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
因其校讎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
怪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
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補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

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育人才湯
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稟重職閑則未免尸祿
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
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群賢論撰之衆而脩
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
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
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鳧鴈而
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醜於面頰此蓋伏遇
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
棄遂令忝肩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
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書

歐陽 脩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勤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每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郎啓

歐陽 脩

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驪慶恭惟大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觀冕旒之遽喜

聞履烏之聲從容語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且加異數之優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籍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蠲虱坐制萬里埋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袍曲示誨言趨賓所以

回諫院傳龍圖攀違書

歐陽 脩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丘山近蒙睿恩由狗誠請與之近郡泮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義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違叙違銘之肌膚求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矣周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 脩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

增感戀但以杞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太暑
遂成病軀旦夕之簡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
履清勝脩以衰朽得以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
寞之為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脩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
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無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
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
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并况於庸鄙最荷知憐
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嚮慕
之私殊闕寢興之間敢期惠眷光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
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栢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既清霜戒候內直

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 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揔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
代多故職乃有歸別咨邇臣以本兵柄部分諸將直出於禁中參
決其立不闕於公府承流寢失革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
官世基厚德天畀大猷願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寵任之美則
詠於崧高蒸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然德有重儆運無常安遼種
寒盟恙首盜塞保障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二意尤
注時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目布焜煌之冊書
百辟歡聞多方拊愜方且坐料脆敵陰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
轉關中之漕相繼漢皇萬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竒遂倚先幾
之勝奮庸有待訂美無倫某適縮州章方造謁舍詔文布下私慶

賀呂待制啓

宋 祁

伏承祗膺召節將造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以其官食德雖
 舊提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縣官乏財首膺僉求
 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綮之地遺棄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
 食殿最百吏察不過條見效者明清議惟允用屬前席之待趣竚
 追鋒之還至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
 以安危必為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階再世司徒
 紹鄭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接游從久棲蔭映
 側聞稱促陰禱延登慎夏有初含祥惟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 祁

仰對明綰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顏無容愧竊

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於藝文不應強以軍旅此者承
 之真定臨制中權率職半暮無治言狀方撲被以須去俄假節而
 益遷進領博陵采控幽朔營屯疊集亭鄣蟬聯列屬九州有宜得
 更於事哀衆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為劇藩當待賢牧寧茲鯁懦
 再忝僉俞伏以某官明德度官輔興邦緯廣十取五之路收百有
 一之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戎所賴虜運百年
 天聲萬里戍餘卧鼓之急誠無早闔之虞操筆可制豪桀之驕持
 簿可期租賦之入倚國為重積日效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
 歛分假令入竹萬筒甘贖罪於曠官挺冷不私恧懔知所

賀叅政侍郎啓

宋 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函德之厚剛中而
 明旅力四方寅亮丕績邦被風教用飪民瞻天賜著明俾輔王室

果咨魁壘之彥入佐調處之宜追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
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餘潤赫蹠行不薦笏歡聞祁方守塞防側
聆恩冊振襟私喜詣府莫諧

鎮府謝兩府啓

宋 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綏任踰于分榮不償慙伏
念祁為術空單稟生虜怯叨華禁署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
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引衰來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
朝無廢人料自閑州受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綠重帥而許遷敢
留于行已踐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亟言齒擢誤加
庸底恩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勦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徂
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饑之餘廩帑常乏馬不充士官糜值才
莫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冀廟

謀深體邊務時隄於未潰之日投藥於可瘳之初誓當悉心稍期
集事守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衿危戀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 淑

伏審顯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勞告望履胥歡恭惟某官直德閑
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陟降三階綢繆四近扶翊於帷
幄之漸啓發睿謨燮熙於鼎鼐之和操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
若晦發為經綸而送使以頒士鑑有歸王室是賴固已功輝當世
名高古人自兵侵之騷邊屬廟謀之待畫舉圭趣召則民識所從
斫案定疑則師有必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眷攸先
恩章果沛諗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及此歲陽之變若
時拜交未曰疇勳姑以遵漢傑之奇成遲周時之凱入諏王體以
為急非私朴之敢謠掃門之餘蔭宇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違賓

館之越金懸析翹叢集丹烟

知陳州謝上啓

張方平

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京師首善之流實勳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濫領藩麾伏念方平平世為修敷才之用荐更臺閣之要久司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圭社冀安末節之以窮年攝迹開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洽均贊時化育亮采通於百志燮交周於禹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鉞刀聊施於一割所憂驚乘難効於長驅

上鄭資政啓

劉敞

貌遠符光亟遷歲籥時虹蜺之降耀渴江漢之清流心如旌搖訊

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共官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舍至誠而協中往者重正式經毗參公鉉折衝出於罇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戩之詩咸思交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敞聞於知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檠戰而無緣仰冀上為廟朝益綏福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虢四塞實推諸侯至於人物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講闈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運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隆作履之功至和平分群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

比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揆能苟
微冒寵恩過固當勸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尚有云補
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鎔之私

上郭侍郎啓

王

安石

伏蒙過來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
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
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
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刃而使割可必無傷軀敢
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
生平之不欲高羽在上悃悃發中臨咎任松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啓

王

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矣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
陋顯蒙動輒垂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
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
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
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
職甫爾喻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王

安石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值使車按臨州部頗
望風而震恐將投効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過優過載御盛德尤激
下情違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舊善迺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
稍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為上自願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

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舍

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
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
云去離遂曰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
自効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
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
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
示其自養之汚陰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
郊闕即趨牆屏其為感喜豈易談言

知尚州上監司啓

王

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鄙陋之質拙
踈於特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勉仕官聊盡為貧之謀
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幾

縣額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未遂一身
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
用震驚惟北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
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
下寬周察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
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芑穎未期
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啓

王

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摩備三公
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
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
望冠乎近代典司密摠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

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鳴樞遂躋元輔
以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
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 英宗以哀疾荒迷 慈聖以
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
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
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
世救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故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
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夫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
高閑非敢忘於舊德歟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隸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

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
少保昭懋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君之
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
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疎廣乞身觀
者固榮其去丁侍翁施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
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
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
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閑猶嗟於不
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器
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

位於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伏以副疆阻闊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旃及國擊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啓

王 珪

戴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職寵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魏令風來恐未易講寡寡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右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楹志問詔書之始下政

事之所有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文上有惟隆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儒碩學以闡廟精授之際况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所司匪眉異倫實點華亭如珪者姿稟沉霧器能拐疎學承之适闕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貌亡賢知馳騁之奇偶濫借於計文幾躡先於辭級往裨劇治趣駕屏星之車還預雋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履已櫻司會之繁一步丹墀得識天子之能事更持紫橐魏亡史臣之多聞敢意瞻獎之靡遺迺擢瑣涼於非次給北宮之禮才奉試言之榮咨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去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闈之趨仍伯氏詔文之舊豈容單陋寢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粹純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啓迪當世之事功樂育

四海之豪俊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珉珉而即捐如匠石之區叢材不以梗楠而後巧致繆茲舉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祈體論矯其一切之晉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頌期盡追於三代楊堯言之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消塵有補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已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錯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竚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

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不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侍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惟 國家所以
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
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
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吞勲勞之舊一歷二
府遂超百官既無跋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
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
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
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
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
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
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啓

姚

闕

書局備負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實賴於獎提服去塵埃奔走之
勞遂獲清閑風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亦宜伏念闕學不知方才
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
故致譽是非之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簿書之間
無所增益於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丁
先帝之御圖閱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
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詰
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祠燕享之大
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革或因有損有益
苟至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
簡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顧惟不才輒亦被選然而案牘
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網踈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而

宋文鑑卷百二十一
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為或局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收
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 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
餘備來者考求之用然不能秉義以收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
之來妄以芻言之真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思諱不知殆匪
謀身之良術幸賴 主上寬仁之厚明王保庇之全謂罪雖可戮
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妄特蠲深憲俾得自新出於莫
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絕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卜
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儻
來皆虛心而順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八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